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三
孟子 離婁下

113

863

23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三

童嘉駒幼千

丹陽吳荃孫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周陟嘯輯思

孟子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舜生章全肯

通章見聖人心源相同，舉舜文以例其餘也。全重，在末節前三節，是言舜文之同道，下是推言舜聖之皆同道，却不曾露出道字。舜生二節，雖言地而時在其中，日生日遷日卒，見始終經歷之地，盡矣。得志二句，提出一志字，正從聖人經世作用各別處見其心之相印，故不且道同而曰揆一。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參序孟子曰世統于道道統于聖嘗考古帝舜其始生于諸馮既而遷于負夏其後卒于鳴條是乃東夷之人也

析講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夷字見得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蓋將言其道之同故先言其迹之異也○蒙引在東方夷服之地夷服二字按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也趙氏曰夷服是在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夷之夷且九服夷在荒之內故曰荒服之外不治也在荒服內皆舜文所治不可謂舜文皆夷狄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之墓

參序又嘗攷文王其始生于岐周其後卒于畢郢是乃西夷之人也

析講孫疏按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止岐下岐有周原邑于周地故始攷曰周至文爲西伯移徙都鄴武王遷鎬去鄴十五里○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王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參序舜與文王由東至西其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不爲不遠矣自虞至周其世代之相後也千有餘歲不爲不久矣宜其所行之道有不同也然舜得志爲天子文得志爲方伯其所行乎中國則心理之同若合符節有非時地之所能隔者矣

析講孫疏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太全朱子曰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蒙引非以得志行中國爲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

不日道而日云云者是據其行事之寔相合處言也。○舜文
行事之寔安得盡同但損益合宜而隨事各實其理便是同
也此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其同于
聖總此例觀同是心同不在事迹上論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
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參序即舜文觀之凡古今聖人或先或後時異地殊不特舜
文然其聖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
者一也孰有不如舜文合符節者哉

析講陳新安口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
理言。○蒙引註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此是解出所取揆字
之義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度其道之同看來其
揆字與道揆揆字一樣彼過泥註內度之之字者大非。○
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也是言聖聖之心所以度之處其道
同也其道即度之處同也。○先聖後聖者或帝
或王或師或相皆在其中是因舜文而既說古今聖人其揆

一也味其字定屬聖人身上猶云其軌一也當以活字作死
字看情聖人心中極合于揆度者言。○要在聖字上見所以一
揆蓋人非聖人猶或意見操趨岐出不。○既
謂之聖則造其極矣極致處固不容有二也

子產章全旨

此章見為政者貴持大體不貴行小惠惠而不知
以下言私惠無益總明惠而不知為政之意。○翼註子產乘
與濟人亦偶為之孟子恐人襲為美談便流為霸者之驕虞
失王政之大體矣故借此以示訓不必太貶子產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漆洧

乘去聲
漆音黎

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一水名也子產
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衆存疑昔子產相鄭聽鄭國之政則可以
無不為也乃以其所乘之與濟人于漆洧
析講處事直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本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泰序孟子即此一事而論之曰治貴識體乘輿

濟人惠則惠矣而惜乎其不知為政之道也
析講此句斷下者明其意○大全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孔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為政與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
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个底模樣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一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河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泰大全吾就濟涉一事言之亦自有王政之可行者每歲十一月農工甫畢民力可用也則徒杠已成焉至十二月農工已畢民力可盡用也則興梁又已成焉無者造之圯者修之因時度事役力便民民未嘗至于病涉也何以乘輿為哉

析講大全夏令曰九月陰道十月成梁管室之中土功其始趙氏惠曰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徒杠興梁孟子非就以此為王政特就利涉一事言之亦有當舉之政○二者同在十一月做起非十一月十二月初為之也但功有煩簡故成有先後觀成字可見○存養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及每人而悅之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良○歲字貫下一句言每歲如是也兩成字要其成功而言兼修葺與創述言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泰大全即不病涉一事權之可見為政之君子能為國家體行先王之政正紀綱明法度使細大之務無不平治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卑避尊分固宜然可為也焉得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而人人之衆濟涉于水也哉

析講上條是王政中一事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平字是極其平安之意凡當行當止當重當輕斟酌停妥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無得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衆序惟不得人人而悅其為政者但望要務大因俗宜民殺不怨利不庸安坐而致勝餘耳若不知大體必欲每人而曲意悅之使之德已則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日亦不足矣豈為政之道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孟子處後之為政者或為悅而致之其流必將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以干虛譽故極語而深譏之亦按本塞源之意也○君子平其政開說人人濟之是就濟入一事說每人悅之却開說○此總言私惠難周也日亦不足非日少只因人多便覺日少猶俗語所謂月不來之意○此節泛說不粘于座

告齊章全旨

此章見人君當禮其臣之意在首節分上是言君臣施報之異下因其疑而言舊臣執禮之異皆是悚動齊王宜厚待其臣也若處臣之自處非所論矣首一節主在國時言下三節重去國以後論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象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斯文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參序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蓋君臣之義本同一體有如君之視臣如手足倚之為用愛之恐傷則臣視君如腹心極尊以奉之極親以護之明良一德其盛如

此不然者君之視臣如犬馬而愛敬不存則臣視君如國人而情且疎矣其之君之視臣如土芥而賤惡加虐則臣視君如寇讎而避之恐不遠矣下之

報上亦視乎上之待之何如耳

析講全重君視臣一邊要得規諷宣主之意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集註踐踏貼土字斬艾貼艾字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參大全王疑寇讎之言曰夫臣于見在之君待之如此若舊君則其恩已絕禮尚為其君有服不知

舊君何如視之而其臣斯為之服矣析講經曰為舊君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仕焉而已者謂老弱廢疾致仕者也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

齊衰三月也言其以道去君而未絕也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絕者言爵祿尚

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以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參大全孟子曰禮服舊君非無謂也臣在國時諫則行之言則聽之凡諫言出之膏澤皆下及于民至或有他故不合義

所當去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我之疆以盡防衛之道又先解揚于所往之國以為其祿仕之地待去之三年不反然後

收其田里以示其拳拳屬望之恩義導出疆一也先所往二也不遽收田里三也此之謂三有禮焉夫在國既行其道去

國又隆以禮如此則手足之誼久而不衰故臣于舊君不忘腹心之報而為之服矣

析講問諫行言聽如何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魯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故去○朱子曰有故而去固非一端但非本

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蒙引饒氏註諫是閑邪言是陳善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別有他故在諫行言聽之外亦是義所當去者○田里者職分之田宅田即野外之公由宅即國中三公廨三年不收其所入蓋君在之以待臣之歸耳○如此一字總承上在國去國稍重去國一邊轉應舊君方切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鋼樂盈也○所與嗣曰孟子告齊主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主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參序今也為臣者君待之則不然其在國也諫則君不行言則君不聽上下不交而經綸莫展膏澤不下于民此可以去矣必有故而去臣之厚也則君搏執之不使脫然出疆又窮極之于其所往使不得辭仕他國夫之日遂收其田里以絕其復歸之望此之謂臣之寇讎寇讎則君臣義絕又何服之有信乎臣之於君當以一體視之也

無罪章全旨

此示人當見幾意無罪二字甚重無罪而殺漸不須更去之不得者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參大全孟子曰凡禍有先幾居是國也如士本無罪而為君者乘一時之怒而殺之則殺士即殺大夫之漸也大夫此時

宜可以去民本無罪而為君者用一時之法而輕戮之則戮民即戮士之漸也士此時宜可以徙失此幾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析講無罪而殺言逞一時之怒施不測之戮不待其有罪而即殺之也○張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有國者尤當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

君仁章全旨

此章重勉人君莫不仁義是下之人皆感化而為仁義然重君之倡率言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參序孟子曰君者下之倡君存心處事皆仁而百官萬民莫不興于仁君存心處事皆義而百官萬民莫不興于義蓋有不令而行者矣為君者可不以正身為先務哉

非禮章全旨

此章望人辨禮義之至是無非者而慎其所為也注隨事順理一句不可分屬禮義重在察理不精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三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安豈為是哉

參序孟子曰道以至是為歸學以析非為要如禮未合于中正即非禮也然其各又與做禮是為非禮之禮義未得于變化即非義也然其各又與做義是為非義之義徇各執迹人皆為之惟大人者平日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極純熟則隨事順理因時處宜而禮之中正全乎當體義之變化從乎一心矣豈為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所以立古今禮義之則也

析講此示人酌禮義之中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禮如恭敬辭讓之節玉帛儀文之施之類是也義如大而去就死生之決小而辭受取與之明之類是也似禮而非禮似義而非義者如禮本尚敬而或失于足恭禮貴有文而或失于文勝以執持為義而或止所不當止以奮激為義而或行所不當行各雖為禮義寔非禮義之正也○陳潛室曰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可行

于人而不可行，王已舉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太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于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通變處，則必膠于陳迹。○胡雲峰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太人不惑于其似而深得乎時中之道者也。○王觀濤曰：至非無是者，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鮮不誤認而誤執之矣。

中也章全旨

此章重在實父兄上，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教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最妙人字，指子弟言，樂者樂其能養也，棄非不教之謂，不養便是棄子弟，固不肖父兄不養，亦不得為賢，故相去不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

父兄者，皆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秦漢說孟子曰：人之氣質不齊，中才者少，不中才者多。如以我之中也而養夫子弟之不中，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以俟其漸化，以我之才也而養夫子弟之不才，開其昏，徹其惰，實以待其有為，故人樂有賢父兄之終有以成己也。若旦夕以責之，急迫以求之，見其難教而遽舍之，是棄之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是教之無方，養之無術。子弟且不能化之，我之賢亦過中而不才矣。與子弟之不中，不才而不肖者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甚矣為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父兄亦不可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

析講賢，即中才不賢，即不中才。子弟不中才，父兄不能俯而就之，亦未免于過中。子弟不才，父兄不能教以成之，亦豈得為才？故曰：相去不能以寸。○張南軒曰：養之云者，如天地之含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感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

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愈可施矣

人有章全旨

此章主知擇說非有守而後有爲之解重人有不爲四字可以有爲在不爲中決之。張橫渠曰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妙絕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參序孟子曰天下之事有當爲者有不當爲者人必能審擇焉去不當爲者見得其立得定斷然有所不爲也是何等力量然後以此力量去爲所當爲凡宏功大業皆可以毅然爲之矣爲豈苟焉者哉

析講爲矣不爲只在一時而後循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兩條路于此人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豈可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乎。程註云惟能有不爲是以可有爲此白文只添一能字便覺有味

言人章全旨

此孟子戒稱人之惡者特借後患以惕之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衆說說孟子曰隱惡者患厚之道而亦護善之道也若好言人之不善則人必怨怒以求傷我干我其如後患何不可不戒也

仲尼章全旨

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爲過高者發藥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參太全孟子曰聖莫過于仲尼宜其有高世絕俗之行而爲已甚矣乃觀仲尼生平其所爲皆本分至理不過爲人所易知易能者耳初不爲已甚者蓋聖人範

圓天地而不過汎應曲當皆天則也

析講孟子恐人有過高之行故言此已甚猶云過高也事理所當然處便是本分不必絮絮以中道說。張南軒曰世徒

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魯公問陳則遂行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如爲魯可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朱公遷曰此章以德言行聖人孟子言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太人章全旨

此章見大人精義之學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太人何嘗不信果只是不先期必于信果耳惟義所在則不期信而自無不信不期果而自無不果者也○三句一滾說下中間用一字過文不得不必者不先期必也我無必信必果之心而惟所宜信宜果之理所以言可法行可則而萬世無弊也時說俱云義在則信果義不在則不信果未免看壞信果二字不可從

孟子曰太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太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

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

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合衆孟子曰凡人言固貴信行固貴果但不操于義而有意信果則信非所信果非所果者有之矣惟大人者理極其精而心無偏主其言也不先期必于信而曰吾必如是而言也其行也不先期必于果而曰吾必如是而行也但惟義之所在耳義所當言則從而言之不期于信而自無不信也義所當行則從而行之不期于果而自無不果也隨事順理因時制宜太人之言行所以爲天下法

則也豈碌碌之小人可同日語哉析講必信必果者如自機吾必如是而言而堅不可移吾必如是而行而銳不可捷雖言之可否行之是非皆不顧也此總是以已私處事處大人則順乎理而無私故近義可復見義必爲究何嘗不信果耶○合當信果處便是義○此正無適莫義與比之意

太人章全旨

此是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太人亦子勿作兩人看言大人者不失當初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所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參蒙引孟子曰大人之于赤子其地相去固有間矣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乃正以不失其赤子時之心者也蓋赤子之心無知無能而純一無偽大人之心無不知無不能而純一無偽其始也由無知無能以至千無不知無不能但有覺悟擴充之功其終也雖無不知無不能而依然無知無能並無巧偽安排之鑿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个小人了大人之心豈如是哉
析講大人之心以知能之全言赤子之心以知能之良言不夫者內不蔽于私欲外不奪于物誘常存此天理之本然也大人之心當其未通達萬變只是个純一無偽及其既通達萬變依然純一無偽之體故曰不失孟子恐人只在通達萬變上學大人故推論其本如此非徒贊大人也

養生章全旨

此非以養生爲輕但本意重在下句故借來形容之只是要他慎終之意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

養生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參蒙引孟子曰人子事親始終皆當盡道然養生者人道之常今日不及明日可補也尚不足以當大事惟至送死乃人道之變是人子事親盡頭處凡殯而附身墓而附棺者或有未至悔無及矣此真可以當大事乃至重而不

可苟者也爲人子者其知必誠必敬之道哉
析講者字指養生之事言○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君子章全旨

此君子自得之心學以自得句為主深造以道自得之功夫居安資深逢源自得裏面妙處一齊俱有無節次先後九个字皆指理言但前兩之字以未得之理而後六之字以已得之理而言末之字與前兩之字同意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諸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以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參大全孟子曰理本具于自性而造之則有工夫造之不深者或作或輟而用力于皮膚之外不以其道者又或強探力索而責效于旦暮之間是皆不足以致于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境也君子于此必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務循其方而不驟其等果何爲哉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促真積力久而此理自然得之于我也夫理以強求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然而得之則心與理熟萬變不可得而搖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極其安固矣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惟其居之安則衆理皆聚全體不遺雖未應事接物而所以爲應事接物之資藉者已深遠而不窮矣資之不深者中有不足未必應用無窮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見事感于外理應于中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取之左右之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于自得故其妙有如此故君子之學必欲其自得之也既欲自得能不深造以道哉

析講深造以道只是知行工夫深造如勿忘以道如勿助如慎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事都要做到却又事事循其次第做去也自得謂知以蓄極而自通行以積久而自化也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得之則指理言也居之自居此理為己物資是借此理來應物取是取出此理去應物左右言不待遠求隨其所取皆值其所資之本也左右註雖訓至近其寔亦不在近處只是心裏明其近便耳蓋自得之者得之心也取之只取其得之于心者耳豈在外乎○居之安者如人有室庭之安動作起居自然種種便適也資之深者如掘地在下借上面源頭水來生滿源頭深則滾滾出來不北淺而易竭也取之左右逢其源者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隨他左右前後都揮着這道理也○朱子曰深造以道則隨事精察力行而真積力久也自得之至逢源即一本萬殊之妙而泛應曲當者也曾子之一貫也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多學而識之功也反說約由學識而悟一貫之道也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造進也深造精進不已如知務窮神行務達化也以道猶云依道進為之方有循序不拂之意自然也自得與強探正相

反居安資深逢源自得後便有如是好處非自得之驗也資之深末是應用但足以應用而不窮耳取之左右方指應用時說左右不必泥只是形容無處不見那本體耳原本也即理之得于吾心而資之深者也○自得即得其原矣勿泥資深承居安逢源承資深存疑謂無節次者也

博學章全旨

此章用功全在上句下是推原他詳說其博之意非詳說後方反說約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參大全孟子曰為學止此博約兩端多聞多見多識以為博學而又于所學之理逐一講究辨析詳明以說之夫博學豈徒誇多詳說豈徒闢靡哉蓋將以融會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使知要也天下事物之理未曾融會得一件是一件纔融會時便合為一件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然不博則約無所施則博學而詳說之其容已哉

析講上章兼知與行言此章以知言說約不徒是說心有定見而後口有定論也理本約博了仍回約上故曰反天下之理自一而萬萬復為一如詩之約在思無邪禮之約在無不敬能無不敬則思無邪矣至于書之中易之時春秋之義亦惟無不敬者得之○**蔡氏**曰博字謂字對約字看博與詳永之于萬者也約則要之于二者也所以然者萬理悉統于一心之內而寔布于萬物之間非萬則亦不見夫一之所貫故反說約重博學而詳說尤重如上章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也○博學是事事學習詳說是其即所學者又事事講解重詳說上兩說字一樣看非講究其迹乃研窮其理也蓋理原是約的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即是約不是融貫了又去裏面尋討个約反者由博學而轉到約也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存疑**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周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大極**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之應曲當此真能說約者也

以善章全旨

此亦勉當時諸侯誠心為善意上二句言公私感應之異下失言不得入心不足以致王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參序孟子為當時國君而言曰有國者皆當為善然其善有不同如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于我有這不是誠心為善未有能使人心悅而誠服者也况能服天下乎惟是以其所自盡之善養人使人同歸于善此則以曲成萬物為心兼善天下為度然後不必有意服人而自能服乎天下此所以天下歸心而王業可成也若天下有不中心誠服慕

而歸焉而能成王業者未之有也此王霸之分也

析講善不外仁義以善服人亦能使人屈服但不心服耳此二句是引起以善養人二句不當平說○**朱子**曰以善服人者唯恐人之進于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于善如湯于

焉遺之牛養又使人爲之耕是也○張南軒曰先王樂與人爲善欲舉天下皆在吾化有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若霸者之所爲不過欲以善服人如齊桓會首正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蒙引服人養人字指乎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湯之于葛伯可見○存疑問以善服人與以德服人似無甚異一則曰未有能服人一則曰中心誠服何以異曰以服人與養人者較之則見得服人者是有心與養人者不同以力與以德與以力者較之則見得以德者是不以力與以力者不同其異處在此

言無章全旨

此爲如賢病國者發上句非寬人之責也引起下句耳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良而蔽賢者之言足以當之甚矣蔽賢之爲禍大而罪重也聽言者當有以斥之矣

析講達說欲人君知所遠也○者字以言言不以人言不祥是召禍起釁也○楊龜山曰賢者國之瑞也蔽賢者媚嫉之排擯之使積行之君子墜于上聞則賢者去不賢者進而山崩川涸物怪人妖之變皆至矣非不祥而何

徐子章全旨

通章重本字可立而待也以上就水說末句方就入說不必於是之取爾之下補出人有寔行故聲聞過情二句方是徹徐子本旨以上只影說聖人重本之心君子反本之學耳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嘆美之辭

參序徐子曰嘗聞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若有深美于心而屢形于贊嘆者不知本之爲物仲尼何取義而稱之也析講趙註徐子徐辟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參大全孟子曰子欲知水之可取盍觀所謂原泉乎原泉之勢混混然湧出不舍乎晝夜未無間息遇有科坎則盈乎此而後通于彼循漸以進因以至於四海而會其歸焉此何以能如是也蓋原泉惟有本者故由混混以放海如是孔子所以亟稱于水者此意之是取爾非以有本之水適合其重本之心乎析講原泉固是有源之水然恐碍下有本何勿透發○不舍三句舊分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之有歸有來只是串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于水之問○註寔行對原泉說不已對不舍晝夜說漸進對盈科後進說以至於極對放乎四海說皆以德

之所造言與下節聲聞不相涉但此處且勿露正意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驕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參序苟為無本之水而非原泉也當七八月之間驟然雨集溝澮皆盈既與不舍漸進者異矣雨止水集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又與放乎四海者異矣水之無本如是仲尼何取哉即永觀之故人之為學苟無寔得各而聲聞過情君子必深恥之以其若無本之水易盈易涸也是以君子務本也彼驕等于譽者可以惕然省矣

析講陳新安曰水無原本人無寔行之譬也濤滄皆盛而涸
可立待與上混混至放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
譬也。耻之君子自耻之也全是兢兢務實之心

个之章全旨

合下四章是歷敘道統之傳首節言所性之理存
乎君子下言舜自然存所性之理通章以性字貫
歸重在舜上庶民君子只引起下節意孟子幾希二字即從
道心惟微何來而人與禽獸之關人心惟危意已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
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
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
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各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
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參蒙引孟子曰人物同生于天地無有異也而人獨得其形
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是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

耳此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然庶民不知其所以異于
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遂不能保守而去之則違禽獸不遠
惟君子知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爲能戰兢惕厲以存之以盡其入之道焉

析講提頭人字包庶民君子聖人在內。朱子曰人物之所
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
只有二兩路子明如父子相親唯維相別之類人心虛靈皆
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若人以私欲蔽了這心虛靈便是
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人得形氣之正
此心虛靈而能全其性物得形氣之偏此心蔽塞而不能全
其性人物之所以異只在此性全否之間故曰幾希幾希二
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出這些子好底說故下承言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飢渴飲食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
義之類是人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于禽獸之道理存
字着力全主以心存性說集註矧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
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註中得形氣之正指生而已
異說能全其性指人能學問用功說。○孟子所謂幾希者見
得出此人彼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蓋微言之亦危言也

而非輕之曰幾希○重在君子存之○下舜禹諸人○正君子有之也○所謂異于禽獸者○即下文仁義是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參達說稽之上古其自然存心而開君子之統者其舜也幾希之理散于萬殊則為庶物人倫也舜則明于庶物之理而不假思索察于人倫之道而無待于研究此生知也幾希之理統于一心則為仁義也舜則仁義已根于心而所行皆從此出拂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此安行也蓋庶物人倫之理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即異于禽獸之幾希者也舜亦不過盡此幾希耳豈有他哉是

則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者也

析講蔡氏曰敘存心之統而首以舜為宗以人心道心之傳自舜開之也兩間所有之事物總為庶物人身所屬總稱人倫其間經緯料理如齊政明刑修禮同度使物物各得其所是明庶物經綸大經如克謹以孝不告而娶使倫各中其序是察人倫由仁義行他渾心是仁義而所行皆從此出如淵泉之時出時物之行生又如根苗之發出花葉非見有仁義在此而吾力以行之也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以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庶物以事物之理言人倫即庶物中之切要修身者明是洞識其理察是詳析其微仁義即貫徹于倫物者肺然為仁井然為義也由仁義行者却由那根心之仁義行出來非有心以行仁義也○倫物仁義皆幾希之性所即具者倫物都是性中仁義發出來由仁義行即行于倫物之間存之者猶有力舜則即心即理即理即身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矣

禹惡旨食

總見歷聖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然心不可見而見于事故各舉一二事以見其存之之意總註憂

勤惕勵四字正是摩聖存之之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參序孟子承上章而言曰繼舜之後者禹也以禹之一言酒則惡焉惟恐欲之或熾也于善言則好焉惟恐理之或遺也此禹憂勤惕勵之心也析講惡旨是遏欲所以防其危好善言是存理所以持其微此雖一事而所該甚廣不可泥看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各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參蒙引繼禹之後者湯也以湯之一事言之其行政也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不敢不及蓋不欲萬幾之或差也其用人也惟賢則立之于位不問其類焉蓋念天位維艱與人共理之惴惴焉惟恐失天下

賢人之心也此湯憂勤惕勵之心也

析講中是無過不及之理着行政方是貴賤親疎之別着用人前後各舉一二事不得獨以執中為精一之傳也○餘雙聲曰未應事之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姑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于其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事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

參蒙引繼禹湯之後者文武也以文王一二事言之其治人也惠解懷保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其修已也緝熙敬止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愛民深求道切此文王憂勤惕勵之心也

析講如傷未見只是形容文王一个無窮之心非真有傷未見也耕者九一至必先四者是其視民如傷處不顯亦隱無射亦保是其望道未見處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蔡氏說以武王一二事言之。邇者人所易狎，而獨不泄，臨警御而必莊，慎起居而不忽，謹之至也。遠者人所易忘，而獨不忘，德必被于要荒，幾必圖于隱伏，慮之周也。此武王憂勤惕勵之心也。

析講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獨忽畧之意。蔡氏曰：不泄邇，如綴衣虎賁，皆知恤刀劍戶牖皆嚴，銘不忘遠，如建侯樹屏，所必飭燕真貽謀，所必豫。此即人情所易忽者，以見其用心周密，處非專用意平遠邇也。劉上玉曰：遠邇亦通時與地而言。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

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蔡序承文武者，周公也。周公之事何如？周公則監夏監殷，觀揚文武，思兼三代之王，以施其四朝所行之事。其事或有時勢殊隔，宜于古悖于今，而不合者，則仰而思之，每每夜以繼日而求，必得幸而得其理之合矣。坐以待旦而急見諸行焉。此周公憂勤惕勵之心也。夫由三王以至周公，事不一而心則一。此幾希之理所以克存而道統所以不墜歟。

析講此章五條事都是指其切于憂勤惕勵者言之。故程註曰：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君子存之註，憂勤惕勵起此篇總註。又以應結四字存之之心也。存之之字指所以異于禽獸之理幾希言不多，解指此心一默虛靈也。即以虛字當定字看亦可。蔡氏曰：其有不合者，以下正摹擬他思兼之心，不合不特時異勢殊，即三王亦各有不合處，思其所以合有

斟酌變通在內得之得其無不合之理也。張南軒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乎上世而兼備于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而達之者也。胡雲峰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勵毫不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存疑其有不合者如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校庠序之異義之類不可盡窮非指上四條之事也。

王者章全旨

通章敘孔子作春秋以繼聖之統重末節義字首節言春秋所以作次節言春秋未經筆削之先猶夫列國之史末節上二句又引起末句言其裁自聖心昭明大義所以續雅詩而存王迹此孔子以作春秋存幾希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參大全孟子承上章敘孔子之事曰周之盛時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詩作于朝廷以教天下周既東遷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詩不作于朝廷而詩亡詩亡則上變下替各分倒置而世道之亂人心之變有不可言者孔子憂之然後春秋一書因而作焉于以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析講敦庸命討王法也見于政教以號令天下則為迹述于咏歌以風化天下則為雅詩。陳潛室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奇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麟士曰圖書編云周盛時王道行頌聲作其可見其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會同于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代之命于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作字如今人言作文字謂屬筆之時也。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詩亡是王迹熄的證驗迹字是寔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是迹已熄。

滅矣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元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記取惡垂戒之意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參序然是春秋之作非孔子創之也當時列國皆有史書記事如晉國之乘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各各不同而其爲史一也是春秋原魯史也

析講此節只敘今春秋之名之由爲前後兩節過遞若分外作議則通章脉絡梗矣○且慢說魯史無關王迹此意在下其事二句內○蔡氏曰春秋作非魯國原初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創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春秋也若未經筆創之先只列國記事之書與晉楚一例耳此節正爲下文義字伏案○此節須以春秋作主乘與檮杌只是伴說耳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參序春秋同爲列國之史故其所載之事則齊桓晉文征伐會盟之事其文則史官編年紀月之詞其中功罪賞罰不假借之大義則未之明焉不足以爲勸戒也孔子曰其義則丘嘗竊取而裁定之矣蓋爲魯史之春秋則其事其文無屬王迹而斷自聖心則一筆一削審天下之功罪定一王之賞罰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使王迹雖熄而不熄詩雖亡而不亡春秋真百王之大法也此孔子憂勤惕厲之心也而所以存幾希之理以接道統之傳者于是乎在矣

析講春秋載事不止桓文大約五霸桓文為盛故曰桓文之事○取裁定也義字最重春秋之褒貶予奪至當恰好者即是事理而為春秋之義竊取是立法創制斷自聖心○趙氏憲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記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耳至于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書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蒙引朱子論春秋是孔子據事直書非有意立某字含某意及至作綱目却又全是以一字藏褒貶何也曰如子弑父則為弑無罪而殺其臣則為殺有罪而殺其臣則為誅如此之類正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魯史為蓋正錄魯史舊文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修之耳○存疑二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此章首節言春秋為述熄詩亡而作一節言所作之春秋原為魯史至末節方從其義

處見得春秋所以扶天子正人心關乎王迹續乎詩亡孔子之事莫大于此所以繼舜禹湯文武周公為存之之君子也若是春秋作便透發議論則于此二節備亂無序矣○竊取只是謙辭若說無位則真是僭竊了如云竊比于我老彭亦豈位不在耶○雙峰饒氏曰其文則史原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

君子章全旨

此孟子自任得統于孔子以私淑存幾希君子小人也人以有位無位言俱指賢者說四句重小人邊墮損孔子為下文私淑張本重幸生五世之內意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余蒙引孟子歷敘群聖而自在以終之曰人之德業在當時

而其遺子後世者謂之澤在位之君子其澤之所遺大約相傳至五世而後絕無位之小人其澤之所遺亦大約相傳至五世而後絕無上下之別也若

析講蒙引問孔子澤萬世不斬何為繫以五世曰孟子此語在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見于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君子小人蓋以位言。○翼註澤字如禮記曰澤手澤之澤蓋其人已沒而其風味未隕光景如存亦猶水之餘潤而為澤也。○孔子不得志于時未得大行其道其澤當在小人之數不必如蒙引作君子說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二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

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參大全子生也晚未得親受業而為孔子之徒也然猶幸在孔子五世之內雖不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私淑之以為善也我既得蒙聖人之澤敢不常存此心由所願學以求至于古君子之林哉吁此孟子憂勤惕勵以維孔子而存幾希者如此

析講陳新安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于人文意方順○說統王者曰迹自其現行于天下者言君子曰澤自其流溢于後世者言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吳氏程曰子思享年六十有一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知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于論語序說止稱門人

可以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精義之學六可以字疑詞三傷字決詞傷廉所以警中人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

賢人之過者也傷廉直是不廉傷惠傷勇却是惠勇之過故註加二反字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衆蒙引孟子曰天下事涉兩可者不可率意妄爲也如不苟取之謂廉方其禮物之未受也初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則即弗取可也而乃竟取之是爲苟取害于廉矣此失之不及者固不可也若夫以物與人爲惠方其將有與也初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則即無與可也而乃竟與之是非惠之正也則反傷于惠能舍死之謂勇方其當利害之衝也初若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定可以無死焉則即無死可也而乃竟死之是非勇之正也則反傷其勇此失之過而不可者也如事者兩可之間未能擇理之至而守其中也

析講許東陽曰傷廉是順詞易知傷惠傷勇是反詞難知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之爲傷

逢蒙章全旨

通章見取友之不可不慎也重在端人取友四字言孺子善取友而能免其禍正以斷邪之有罪也而取友擇端人尤在心術上看觀兩人報復處一今日忘一今日不忍皆從心上來可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衆達說昔逢蒙學射于羿而盡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下惟羿爲愈已于是殺羿以專其名孟子曰逢蒙殺羿固逢蒙之罪矣然以我觀之是亦羿有罪焉昔魯賈人公明儀曰羿爲

逢蒙所殺罪在逢蒙，罪宜若無罪焉。夫公明儀所謂宜若者，正謂羿罪特差薄于逢蒙，故言如此耳。羿惡得為無罪乎？析講是亦羿有罪包有，自取意，但未可用出下引公明儀，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辨他說有罪宜若二字極斟酌曰：薄乎，二句皆是發明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子。公之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棄矢而後反。

扶去上聲，棄去聲。

他徒河反，宋夫尹之夫並音。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金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儒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參序何以見羿之有罪也？試以子濯孺子之事觀之，昔鄭人

使其將子濯孺子侵衛見勢不利而遂遁衛使其將庚公之斯追之孺子曰今日不幸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何以禦追兵吾死矣夫既而向其僕曰追我者誰人也其僕曰乃庚公之斯也孺子喜曰吾今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以善射名者也况夫子以疾作當之乃曰吾生何謂也孺子曰庚公之斯原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原學射于我夫尹公之他其平日立心制行乃端正之人也既為端人則以類相從其所取之友亦必端正可知矣安有端人而背本徇功者哉此所以自諒吾生也及庚公之斯至果然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疑其能而示之不能也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以寔告也庚公因自敘曰小人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夫子是小人善射之道即夫子授受之道也我不忍即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來追之事乃君所命之事也我不敢以私恩廢公義于是抽矢扣于車輪去其金鏃使不傷人虛發四矢而後反蓋其曲全如此使羿如孺子奚至罹逢蒙之禍哉吾故曰是亦羿有罪焉析講此章專為交友發凡羿篡逆及庚斯廢公皆未暇及于本章皆為旁論也○**大全蔡氏**曰此孺子逆料庚公于未至

之先而獲免于庚公已至之後孟子叙上段重尹公之他端人一句敘下段重不忍害夫子一句蓋以端人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取友擇端人全有心術上看玩庚斯不忍二字可見然取友不在人而在己使孺子非端何以取尹公之端而致庚斯之不殺使羿為端豈肯取蒙之不端而致蒙之殺取友者不可不自反矣

西子章全旨

此章言質之美不足恃惡不可棄人當惕然自修去惡以遷善也須照尹氏註說不必串講○按兩則字見有修忽轉移意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參**大全孟子曰善惡雖有一定之質然其變化之機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如西子之質本美也設蒙以不潔之物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蓋自喪其美而反以致人之惡矣人本有善而一旦喪善者何以異此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合參雖有惡人之質本醜也，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至潔，則可以祀上帝，亦何嫌哉？人雖有惡而一旦自新，者何以異此善惡轉移？惟在一念之間，人可自棄而不自勉哉。

折講由西子觀之，可見有善者不可不保全其善，由惡人觀之，可見有惡者不可自去其惡也。兩節並說。○陳氏曰：此章似詩之比。○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歡享，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人可為善不終而不遷于圖新乎。

天下章全旨

此章要人順性發智，小智穿鑿其原，在于不識性，故首節先敘之。識性次節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而不必鑿正以申不當鑿之意。通章只一利字，蓋之行所無事，即利也。鑿即不利也。苟求其故，即求其利之故也。蓋性本自然，而智由性出，小當順其自然，否則害性而非一日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參大全：孟子曰：學莫大于明性。性自是个難言的物事，以其無形也。然從無形而感發形見，為已然之迹，乃可得而言。是謂之故。天下之言性也，只就故言之而已矣。然同是故，而有害逆而為已然之迹，有順利而為已然之迹。害逆而為惡者，其變也；順利而為義者，其初也。故所謂故者，又以因性而發，自然順利未涉于人為者，為本本之順利。以言故，乃為性之故。因其故以驗性，乃可見其性。此天下之言性，必以此。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析講：言性于故，即因情驗性也。本故于利，是又必自然之情。

而後可以驗性也。如見孺子自然惻隱與夫不受噉蹴之類是。故而利者可以言性。若他處有婦為殘忍涉于貪昧者雖亦是故却非利矣。不可以言性也。○本猶主也。非本末之本利是。自然下節小智穿鑿正是成其自然行所無事正是順其自然此相應處。○存疑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又只言故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性無形影底物如何說得自古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即其故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皆是以其故言。○此節見性為自然之理不重言字。天下之理原于性故以性說起不知性之真所以事不順理往往多事以擾天下故曰天下之言性云云。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施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道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參看疑故惟以利為本所以吾性中有智之德本出于自然者也。而所以惡於小智者為其務穿鑿而不順利也。如智者之處事若禹之行水也則智適還其自然無所惡于智矣。蓋禹之行水也雖有疏濬決排之勞要皆因地勢而通之順水勢而導之初不築隄設障以私意造作于其間行其所無事也。此所以頌明德稱神禹而為千古之大智也。如智者凡于日用事物之間亦循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而無惡于智矣。是智固不可以穿鑿為也。析講凡事只依性行去便是其大神通只為世間一點小聰明人攪入意見忘却本未渾池是顯性者智也。壞性者亦是智故提出智來說。○新安陳氏曰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入性故仍以禹行水証之。○若禹之行水也句內雖有見得禹不鑿意然只見得有此意不宜便作講講則得下行所無事句了。書理要下層層去有味。○不曰治水而曰行水便見無所作為處。○上節言天下之理本皆自然此則

承言人之處事亦當順其自然乃為大智也首二句言小智之弊如智者以下舉大智以示之則也蓋者順利之反凡索隱行怪任術強為而不因其自然皆是合下一節治水治曆皆天下之大事故舉此以例凡處事者不作論說○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源也意本胡雲峰○真註禹之行水因水之性而導之雖有事而寔無事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此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參存疑觀禹之行水而知智固不當鑿矣况又何必鑿乎蓋天下之理未有外于自然之故者也即以治曆言之試觀天之在上至高也星辰之屬于天其去下至遠也若至難窺測矣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所謂故之自然者也苟求其天與星辰之故雖由今而上千歲之久其歲月日時皆為甲子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日冬至之度而為造曆之元者可坐而推致不若於算步之難也而况事物之近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哉而何以穿鑿為哉不鑿則為順利之故不鑿之智則為性之智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析講首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節故字言本然之度天言高而星辰言遠惟高故遠天之運行有常是天之故星辰之運度有次是星辰之故其是天之蒼蒼何故可尋筭天之度全憑星辰推出來如某星躔某度為冬至推而上之年年如此積算則千歲以上皆可坐致言不難算明也求其故是去推算日至可坐致是已算明也○千歲日至斷主已往者蓋治曆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歷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也上古日至不止千歲而此云然者大槩

言其久耳。鄧上主曰：天之運行無可象，以星辰位次為象。星辰位次無可名，以日月躔度為名。故日月皆有至獨言日至者，以日能周天也。

公行章全章

通章見特，小人不惡而嚴，不與右師言。以上，是孟子不隨衆以為媚，為吾身守禮也。繼因不悅而斥之為朝庭明禮也。全重禮字。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衆家引公行子有入子之喪，孟子與齊之卿大夫皆承君命往弔，而右師亦往弔焉。當時已有先右師而在者，故右師入門未就位也。則有進右師于已位而與之言者，有師已就位則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析講與言者皆謂于貴人也。○孫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大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饒復峰曰：行字當直航詩云殊。

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參蒙引：孟子由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有意簡驪也。析講：大全張氏曰：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大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

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參序孟子曰人之相與固有交際之情然以君命從事則自有朝廷之禮吾且以禮言之卿大夫在朝廷拜立各有定位班列各有定階不歷過位次而彼此相與言不踰越班階而彼此相揖也今之來乎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我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而子敖乃以我爲簡不亦可異乎此吾所不解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孟子鄙王雖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既然則當時雖不與之亦不得與之言矣○朝廷二句引禮戒文○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並立位次階是朝臣敘列班行階有許多入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卿尚書同在二班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尚書又在戶部尚書之上戶部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

君子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存心之不苟首節揭言君子存心之異已包得一章意思中五節詳言存心之定自常說到變處總見以仁禮存心而不忘也未節申結存心之意○通章意寔一申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至于三自反此心必

欲仁禮如舜而止而持之終身而不懈此其存心所以異于人也此章即不尤人之意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參大全孟子曰均是人也而君子獨異夫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不同也何以存心君子則以惻隱之仁存心以辭讓之禮存心而心即仁禮仁禮即心無頃刻之或離焉此皆非他人所能而君子能之是其所以異也

析講朱子曰這个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入不同耳○存疑以仁存心二句是主腦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存其心是存這个心存乎心是將那心存在心裏則是仁禮與心爲兩件物事了此字中間闕不容添一字不可不辨也○異于人便暗含下爲法可傳○存心有存存不已之意觀下屢遇橫逆而不變可見○存字註訓不忘謂常愛順逆皆如是也仁禮照下愛敬兼發用說輔氏

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于仁是也
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是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參序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夫仁禮非徒蘊諸心已也凡
仁者必然愛人有禮者必然敬人蓋因心以
爲施固如此觀其所施面其存心不可知乎
析講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乎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
登反

此仁禮之驗

參序凡愛人者則人亦恆愛之敬人者則人亦恆敬之
又隨物以爲驗者如此觀其所感而其存心不可知乎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合上節皆論理之詞以起下文三自反
之意蓋必人愛人敬人方見我之愛人敬人此橫逆之來君子
所以必自反也○首節存心就是存此愛人敬人之心○驗
非效驗因入省已所謂驗也合上二節總言有施必有應以

起下文無驗而三自反之意○翼註恆愛
恆敬起下橫逆愛敬其恆也橫逆其變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
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參序仁禮雖足感人而事變容出于意外我愛敬人人亦愛
敬我此其常也設今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不我愛不我
敬也則君子必自反而責已也曰我必不仁而不愛人
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物奚宜至哉
析講橫逆不必深看只與愛敬相悖便是此物指橫逆事奚
宜至哉言我必有以致之也○此節正言其存心于仁禮處
使仁禮能施于應酬之常而不能自反以施于橫逆之變則
是存于心者有時而忘矣
故必有三自反之功始得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參序其自反而仁已愛人矣自反而有禮已敬人矣安足以感化乎人矣乃其橫逆由是而不改於前也君子必自反也以爲我之仁禮必不能無一毫之不盡其心而愛之敬之極其忠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

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參序其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人之所以爲人

者以其有此仁禮之心也此人爲私欲蒙蔽喪失本心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名雖爲人寔與禽獸奚分別哉吾方憫其陷於禽獸之類而不知返也又何必以橫逆留難於心焉吾止求盡吾之仁禮而已敢以無驗而遂舍之而不存耶析講妄人三句非是以忠自足置人度外乃矜其爲禽獸而不忍與較其一念自反而心平愛敬者自在也正不責人而專責已之意所以緊接有終身之憂句○於禽獸又何難焉便照下無一朝之患說猶云於仁禮之在我者不以無驗而置之不存也心中被他憂惑便是難何難言不爲之屈於胸次也以上三節形容君子之存心常借人反已而不敢自謂能存也○註中不足與之校句須善會若說度外置之而不與校便有自信其仁禮已盡意下文如何說君子有終身之憂須知何難之意仍是自反之心總是君子只憂已之不忠而不暇患人之橫逆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參蒙引是故由三自反觀之可見君子有終身不解之憂由不校橫逆觀之可見君子無一朝驟至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所所以用其愛者在焉以為立人之極者無過于舜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當日處家庭極變而能盡心仁禮上化頑嚚之親下化其做弟人倫之至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而我不能盡仁禮未能解人之橫逆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則將何如以圖之必求如舜能盡仁禮以化橫逆而後已一日不如舜一日之憂未已也非終身之憂乎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則無為也以禮存心非禮則無行

也愛人人愛敬人人敬此當自無慮如有一朝意外之患則因橫逆之來轉為反身之助君子不患矣所謂無一朝之患也盡已而不尤人此君子存心所以異于人也
析講此節申言君子存仁禮之至是故二字緊頂上五節君子二句承上文是以起下文由專自反見其有終身之憂忘橫逆見其無一朝之患乃若所憂九句中申有終身之憂若夫君子五句中申無一朝之患舜人也以下要句句在君子存心上講獨舉舜者古聖人道橫逆而能化無如舜也如舜處有工夫要貼仁禮講方與下文相合行與為謂形于身者然非存于心不能形于身也非仁二句根如舜而已來惟一心要如舜之仁禮故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此君子存心所以異于人如此。首二句有無二字皆以心言終身之憂當圖諸已者也一朝之患當聽諸人者也故君子不患無一朝之患非必之于境而必之于心也仁禮盡其在己已橫逆聽其在人何患之有不患即何難之意

禹稷章全旨

此章重在顏子之問于禹稷上首一節敘事下皆根此發論兩賢之本為同道且不可說出孟子斷以同道正推孔子同賢之心而斷之也禹思二節正發明所

以同道處末二節是又喻其同處所謂心一則道同也○孟子推尊顏子亦寓自在之意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參序昔禹稷當堯舜有道之平世治水稼穡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為其勞乎民事也析講躬稼主稷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何也蓋治水非得播殖則無以奏艱食播種非得平水上則無以為躬稼二者相待為用耳○大全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賢是贊美意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

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參序顏子當春秋無道之亂世居于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為其樂乎修己也

析講兩當字猶云值也每見時解着力講當平世如擔當之常然則此當亂世亦可云擔當亂世乎○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己之樂○蒙引兩下出處不同而孔子皆賢之孟子便從此生議論了孟子之言皆所以發孔子之意耳○此二節是記者因同道之言先置于此亦猶子產聽鄭國之政一句一般後章會子居武城二節亦然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參蒙引孟子從而斷之曰禹稷顏回一則出而救民一則退而修己二者若不同矣然而孔子皆賢之者豈無謂哉蓋其是禹稷顏回同道之析講大全蔡氏曰道即聖賢時中之道也聖賢能為道而不能為地所處異故異地則不然所處同故易地則皆然○救民修己總一同道道就行事上說而曰其心一者以心乃道所自出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

者由口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合參何也禹為司空主治水因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己溺之
寔己之責也稷為農官主教稼因思天下之有飢者由己飢
之寔己之責也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
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故得以蕭然在陋巷之中也
析講要說得是以二字分兩莫把上文就說出急于救民之
意兩思字跟身任治水教稼之責來是以二字跟任職而思
急于救民說如是其急緊貼三過不入說○末要補顏子意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
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
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衆蒙引是則禹稷顏子出處不同憂樂亦異者地為之也使
禹稷易而居顏子之地則其能樂顏子之樂固然矣使顏子
亦易而居禹稷之地則其能憂禹稷之憂亦皆然矣非同同道

而何孔子所以均賢之者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孔子所以于禹稷賢之于顏子亦賢之
正以其隨所處而盡道也意已盡
于此下文特設喻以明其意耳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衆孫疏嘗試取而譬之今有與己同室之人鬪者已救之雖
被髮纓冠而救之之急是為當理而可亦不嫌其為急也蓋
同室于己為親如有鬪爭而不救是疎其親也禹稷當平世
既達而在上于民為同室亦宜急于為民也如不急于為民
是在上位而不恤其民者也奚可哉其何幾于三過哉
析講大全陳氏曰過沐不暇束髮冒冠于所被髮上結纓而
往救○蔡氏曰二可字最為圓妙便見易地皆然○總註云
聖賢心無不同貼道同節事則所遭各異貼禹思節然處
之各當其理二句貼今有同室二節○合下節重各當其

可意說个各當其可益見其道之
同矣上文且莫露各當其可意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
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
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
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衆寡疏至于鄉鄰有鬪者已若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而
不明于理也雖閉戶自守亦可不嫌為不急也蓋鄉鄰與已
為疎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不得
志于世為鄉鄰亦宜貧處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
樂是媚于世而非賢者也其又何疑于陋巷哉
析講重說顏子能為禹稷一邊蓋禹稷能為顏子一邊人可
不疑多只疑顏子不能為禹稷孟子所處一顏子也或即顏
子以自況云○通章首尾平說却又單衍禹稷已溺已飢一
節跌到易地皆然雖註兩兩互見而承上如是其急來寔云

若易地則顏子亦能如是其急與
禹稷飢溺皆然也之意非偏論比

匡章章全旨

此章亦衆惡必察之意總見聖賢取人論心不論
迹也律章子之罪于世論之外
原章子之心于自責之中見無可絕之理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參序公都子曰匡章之為人通齊國皆稱其不孝焉通國
論之公者不孝罪之大者若在所當絕矣夫子與之遊又
從而禮貌之將匡章不孝之外別有可取
乎抑君子取人不在其孝乎敢問何也
析講此稱字乃稱人之惡之
稱猶云皆議論他不孝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
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養好

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參序孟子曰安可以通國之言而遂謂章子為不孝哉世俗
所謂不孝者五惟其四故急棄子職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
也為博為奔又好飲酒以自流蕩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貪好貨財私昵妻子吝于甘旨背于左右不顧父母之養三
不孝也縱肆其耳目聲色之欲播邪耻辱以為父母戮四不
孝也好勇鬪狠小忿忘身以危及父母五不孝也如此五者
則誠在所當絕耳章子有一于是乎
是乎而安得獨于通國之稱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世俗五不
孝不可忽過用三不顧養正對不得近說私妻子正對出
妻屏子說戮字危字正對責善說○世俗照通國言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

扶夫音

遇合也相貴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參序夫章子無不孝之事而人之以不孝稱之者蓋有由矣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食
為父所逐故人以不孝稱之也

析講大全饒氏曰先說子父責善是
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參大全責善原朋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責之不從則交可
絕父子以天合教則易諫則幾若責善而將至于離則賊恩
之大者此責善之所以不可行于父子也
章子乃不知而出于此則亦安得無罪哉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

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參大全責善不相遇之後章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彼人之身有夫妻其子有子母夫章子亦人情豈不欲已有一大妻子一母之屬哉但為得罪于父不得近于父以奉養之故出其妻屏其子終身亦不受妻子之養焉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屏出是已不得奉父既為有罪又自安然受妻子之養則罪之中又有罪而為罪之大者故有所不安之甚也是則章子力之

所為而已矣無他端也章初心亦欲父之為善或過于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安于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

在他人亦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子何疑焉

析講罪之大是對責善見逐說是則章子已矣總通章說言章只是如此耳非寔有不孝處也○子謂章子之子母即章子之妻○罪之大者指安心受養言是則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二意而已矣言此外別無世俗不孝○存疑此章四段二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三節言不得于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據此皆未見有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是則章子已矣見雖非純孝而其情可原其志可矜也

曾子章全旨

首二節叙一賢遇難同而所以處難不同然所處不同而其道則同師臣二義正發明同道之意○上兩節只叙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君字故末節斷之亦畧重在曾子能為子思邊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

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

武城曾邑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參序昔曾子居武城以設教適有越人入寇或告曾子曰寇且至盍去而避諸曾子遂行語守舍者曰爾無寓他人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及聞寇退又先語守舍者曰爾即修我牆屋我將反而居之寇退曾子反其左右門人之不諒者

乃私議曰武城大夫待先生如此其忠誠且恭敬而禮意兼隆也將有所賴之也今寇至則先去以為民之觀望寇退則反患難之際漠不相關也誠厚施而薄報乎殆于不可沈猶行獨喻曾子之意乃曰先生之去同有深義存焉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其時相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以禦寇而卒率之以去未嘗與其難焉知昔日于

沈猶則知今日于武城矣是曾子之去難如此

析講無寓人等語是謂守者左右曰是私議忠在心敬在貌○室如授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為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不問越寇之以退者何如也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非汝所知句即賓師不與臣同之意但未可露出耳沈猶氏是是一人不指沈猶行家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參序子思時位而居于衛有齊人入寇或告子思曰寇且至盍去而避諸子思曰國方有難與人君共守者伋也如伋舍而去之保身之計得矣君誰與共守此人民社稷也是子思之守難如此析講君誰與守即示以不去之意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參蒙引孟子從而斷之曰曾子子思去與不去雖不同而其寔同道蓋曾子設教武城師也師之尊等干父兄也聞子弟衛父兄不聞父兄爲子弟死也子思仕衛爲之臣也臣之分甚微也見危致命事君之義安有臣下而不急君之難乎

夫一不去此各有所處之地也會子子思易地而處則曾子皆能守義忘身子思皆能重道遠害吾故曰道同也

初講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于難惟當夫理而已于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于不當與而與乃勇于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同道句虛下二段正詳一子所處之地不同而各惟其是正見其道之同也會子之去難道所當去也子思之守難道所當守也各當于理便是道同道在心上一各見其是處看會子道當遠害故惟見遠害之爲是非有心于必去也子思道當守難故惟見守難之爲是非有心于非有心于必不去也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儲子章全旨

此章只重講何以異于人哉一句堯舜句隱隱帶住王使人瞞孟子全然是視吾道大高見得孟子平日開口便說堯舜疑有驚世駭俗之行故使人于隱微處瞞之非覈其真偽意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瞶，癩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參序儲子曰：夫子王之所仰慕而不能無疑者也。以為觀于接過之際，不若察于燕私之為真。故使人私瞶夫子，于動靜語默之間，果有以異于人乎？孟子曰：我何以異于人哉？豈但于我即堯舜之聖亦與人同。此形同此性耳，何以異于人哉？
析講果有異于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瞶之意，非儲子問詞。
○大全陳氏曰：堯舜與人同，與人皆可為堯舜之說，是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蔡氏曰：所瞶必在日用動靜語默上。若容貌議論，則齊王已見之矣。何以異？句要著顯微無間上講。○王使人二句，一直連看，方是若作儲子論辨，不但上句意未完，且儲子平日既識孟子，須已得知得孟子動靜語默了，何待問乎？

齊人章全旨

此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醜態全在東郭墻間三句說到妻妾羞泣乃指出羞惡之真心言不重妻妾能羞泣只重今人致妻妾之羞泣上正為無所恥者警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餽

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餽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
 瞷良人之所之也發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
 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
 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厭食足之道也其妻歸
 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
 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墻音燭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顧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也訕怨言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參序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每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曰盡富貴人也其妻疑之而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及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夫富貴皆顯者也既飲食之則相交際宜其有往必有來矣而但見良人往也竟未嘗有一顯者來其故何也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于是蚤起乘其夫出之時邪行而從良人之所之但見徧國中無有偶與之一立談者立談無人則富貴之與其無可知然猶未悉其飲食所從來也及其卒也乃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祭餘而向不足又顧而之他所此其所以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托之以終身者也今其所為若此我與若俱有辱也仰望之謂何乃與其妾訕詈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乃施施然從外來而矜驕其妻妾焉齊人之狗入而喪已如此析講今若此三字真有說不出口的光景凡此等即不當將

上面事透露一字上節引起下節此節不必作定事孟子于多有如此說話如月攘一雞之類南軒張氏謂孟子在齊適見此事與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說尚未確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良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參序當今之世富貴利達之人意得志滿誇耀于時此固自觀固不知辱即常人視之亦惟見其榮也然自有道之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其情其態大有一不堪言者特其妻妾未之見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為之羞也而不至于相泣者幾希矣亦何在不為齊人也哉此君子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而嚴利義之防以養吾剛大之氣也析講君子謂以義自守而明于出處繫于去就者也所以二

字有卑，諸乞良，無所不至。意本文求字重得富貴，不以其正
一邊為是，蓋齊人妻妾之羞泣亦是羞其乞，播丁邊也。驕人
意輕。○所以求與所以為，屢足正想，昭三字亦有說不出口。
的光景又與上今若此有惜。○君幸二字即
孟子自謂意。○其妻妾至希矣。作一句讀。

孟子卷之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191